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三十五  
至七



13
849
111



門 3  
號 849  
卷 11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竊位 自全 不稱

竊位

書云股肱濟哉萬事隳哉語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故商命傅說喻之為舟楫為霖雨為鹽梅為燭檠蜀任諸葛孔明稱之曰如魚之有水朝

廷之治亂政教之盛衰忠佞之進退百姓之安危莫不繫之天下重任君臣大義無踰於宰輔昔臧文仲不能薦柳下惠孔子謂之竊位則尸祿冒寵阿諛苟容善不能稱惡不能救進無所益退無所損非竊位而何

漢韓增宣帝時為大司馬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後漢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崔烈自九卿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久之

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鵝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晉何充為侍中錄尚書事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北齊高阿那肱後主時錄尚書事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雲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

云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隋裴矩爲右光祿大夫以煬帝卽位昏侈逾甚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

唐姜恪高宗時以左相出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時右相關立本以善畫見稱與恪皆無輔弼之譽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則宣威沙漠右相則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言室冷史明經至今相傳以爲口實

蘇味道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繇是號爲蘇模稜于時以爲口實

傅游藝爲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華姓受命果擢爲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年白青而綠及朱紫也

豆盧欽望則天中宗時作相兩朝前後十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朝廷多有諫諍者而欽望在位獨謹身不能有所輔政

源乾曜玄宗時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在政事十年

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  
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叅議唯  
喏署名而已

牛仙客開元中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  
旣居相位獨潔其身唯喏而已所以錫賚皆緘封而  
不啓百司或有諮決輒對曰但依今式卽可若不依  
文非所知也

楊國忠天寶中爲司空右相時天下殷盛玄宗注意  
事邊賦稅之入兵食之調國中揀老習計簿吏軍國  
大務皆其手國中但署名而已不復省覽

韋見素天寶十二載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遷左相時  
右相楊國忠以外戚擅任見素不敢議政唯自容而  
已

王璵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爲  
衆所稱及當樞務轂聞頻減

劉從一德宗建中末爲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  
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仍平章事歲中加集賢殿太  
學士脩國史帝遇之甚厚從一容身遠罪而已不能  
有所佐輔

關播建中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盧杞

播但歛衽取容而已

李勉貞元初爲司徒平章事引過備位而已

齊映貞元爲中書平章事性謙和善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崔造  
盧翰爲平章事貞元二年二月授五品官前鄭州別  
駕李撫等八十一人皆云自去年春送名中書門下  
宰臣盧翰不爲之條奏凍餒喧呼於道路授官之日  
已死者二十八人

崔損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過爲恭遜接見便  
辭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  
數歲罷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帝亦知物  
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

董晉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於寶參  
晉但奉詔唯諾而已

李泌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隨時俯仰  
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之戲侮  
頗貽譏誚

權德輿憲宗元和中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  
李絳同在相位帝求理方切軍國大小一付中書吉  
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顏色其有  
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

循默而罷

杜棕宣帝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棕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其食竊位而已

朱朴昭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朴腐儒本強無他才術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爲姦利從容帝前薦朴有經濟才以國子博士召見卽日命朴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數月巖士敗朴見殺

時議以昭宗命合臣張濬鄭綰及朴三人尤認李宋之妖也

後唐程盧莊宗同光初自大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

止不嘗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肅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訶導之嚴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趙鳳明宗天成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膳部郎中鄭煖先奏諸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叅雜廷臣尊卑無別汚染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大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時少

冊原元龜 自全  
帝方務奢逸後宮大恣華侈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  
故少帝愈寵焉

自全

詩曰秉國之鈞傳曰實相以濟必將道佐人主民具  
爾瞻者矣若乃務在宴安取其充位弼諧無狀依違  
自守視政之得失靡所規正觀人之枉直隨其俛仰  
或屈屈於脩己或默默以避事或以徇意任職或以  
苟媚取容歷代巨賢時有斯累是以見輕於官屬貽  
譏於識者蓋從容中道齷齪廉謹者之所為亦過猶  
不及之咎也是故風人有彼己之刺夫子有安用之

說良為是夫

漢蕭何高帝時為相國黥布反帝自將軍擊之數使

使問相國何為

問其居守何所管為

曰為帝在軍拊循勉百姓

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

客說何口

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

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

得民和

孳與致同言不逮也

帝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

君何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心必安

貫賒也貫音土

功於是其計帝乃大說

說讀日悅

帝罷布軍歸民道

遮行

在道上遮天子行

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



何曰君自謝民

陳平惠帝時為右丞相高后姊曰須嘗以平前為帝  
謀執其夫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  
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吕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吕須於  
平前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如何  
耳無畏吕須之諧

倪寬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

規諫於帝官屬易之易輕也音弋鼓切居位九歲以官卒

孔光平帝時為大司徒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大

司馬王莽初哀帝罷出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

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車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謂文

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 匡皆莫不殊傷匡音崖皆音漬莽權日盛光憂

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

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行在行在所之內署門戶省御服食物省視也明年徙

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門兵莽又諷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

後漢鄧彪和帝時爲太傅錄尚書事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規正

晉王戎爲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諫諍

何邵爲司徒趙王倫篡位以邵爲太宰及三王交爭邵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王衍爲司徒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

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嘗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曄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規救於是天下譏之

隋裴矩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見天下將亂恐爲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

蕭琮爲內史令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復以私情諭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

唐姜恪高宗時爲侍中恪以軍功歷職旣居相位謹身自守而已

于志寧爲侍中永徽中累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

再思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再思自歷

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爲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如此何以全其身哉豆盧欽望中宗卽位爲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規正以獲譏於代

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前位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苗晉卿肅宗時爲侍中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脩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胡廣

劉從一德宗興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遇之甚重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輔佐

崔損貞元中爲諫議大夫平章事性最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

盧邁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大政事決在於陸贄趙退翁邁獨謹身守文奉法而已

高郢貞元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順宗初杜佑以宿

舊居上而韋執誼繇新恩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宣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時政事自叔文叔文繇待詔王任通於內官李忠言宣旨執誼奉而行之鄭珣瑜自受命憂形顏色見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正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爲優劣焉

路隨自敬宗寶曆初爲承旨學士郎已叅預大政矣後十年在相位李宗憫李德裕朋黨互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姦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陰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嘗居之也

後唐鄭珽初仕梁末帝時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莊宗入汴貶萊州司戶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平定京師任圜自蜀至樞密使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其議朝望一人共之樞密使孔循言珽在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兼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圜並命明年循罷樞密使珽懼辭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退居鄭州

韋說莊宗時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郭崇韜秉政說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初或有言於崇韜

鈴選人或取他人出身名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及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勅僞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以爲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大細懼失惟新舍垢之意說與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鍾已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等上疏云崇韜徃日專權不開故實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

李愚明宗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長興季年王政多僻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之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事書之粉牆補六經之闕文刻其印板其經緯大略曾無所施  
房曷末帝清泰中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是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俱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悅首而唾其避事也如此

不稱

夫德薄位尊大易之攸戒名浮於行君子之是耻豈有斗筭微器濫鼎彝之用撲檄庸才倚梁棟之任繇是彼已與刺代斲致請小則袞職而罔賴大則羹倫而是敦歷選往古稽諸行事若乃智識淺狹儀鑒屏瑣經術不足以輔世才用不足以經遠或驟獲登道罔協時望或久於待遇無所裨贊碌碌備位汲汲自營務在煩苛靡循大體褊躁以自恣簡傲而無威愛憎在心凝滯於物不知其量弗畏人言續用蔑聞敲斲日損乃至喧於庶議形彼嘲辭蓋冗吏之所爲在

具瞻而奚稱者也

漢衛綰代桃侯舍為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事奏言守職分

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

趙思武帝元鼎二年代莊青翟為丞相自文帝時丞

相申屠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

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江侯莊青翟暨周皆以列

侯繼踵齷齷廉謹齷齷持整之貌也齷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

無所能發功名著於世者

石慶元鼎五年自御史大夫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

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

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更互也音衡切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厚也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請人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咸音減損之減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

卜式為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貶秩為

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

兒寬兒音奚為御史大夫至三公在位以稱意任職故

久無有所正諫於上官屬易之不為盡力一說以和良承旨從

容得

車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闕

功勞

伐積功也闕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

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

相何用得之

言此人何得為丞相也

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

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

之矣

蔡義昭帝時為丞相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議者或

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治者

顯與專同其後類此

光聞

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

謂云云

云云衆謂有不選賢之說也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

黃霸宣帝五鳳三年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

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

郡時

薛宣成帝鴻嘉中為丞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

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

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

何武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

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後漢虞延明帝永平三年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



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

周澤永平十二年以太嘗行司徒事惟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嘗

晉王渾惠帝時爲司徒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殷望日成

王戎爲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隙采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後魏高陽王雍孝明時爲侍中太師錄尚書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旣以親

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衆政稀落不能守正輔

唯唯而已

東魏趙郡王譙孝靜時爲太師錄尚書事譙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于忠爲侍中尚書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蔽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中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太將軍冀州刺史

唐蕭瑀太宗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是時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群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

駁而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

唐休璟中宗神龍中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  
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蘇瓌景龍中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中  
書寬恕朝綱不舉瓌之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穀  
名稍減時議以此少之

盧懷慎玄宗開元初為黃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  
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特人  
謂之伴食宰相

宇文融開元中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性褊躁多言又  
引賓客故人晨夕戲謔為時論所譏在宰相位凡有  
餘日出為汝州刺史

牛仙客開元中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  
下事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  
皆緘封而不啓百司有所諮決仙客曰但依今式可  
也不敢措手裁決

裴冕肅宗至德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性忠勤悉心  
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日財乃下令賣  
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科令就之  
其價益賤事轉為弊帝移幸鳳翔罷執政

嘗袞代宗大曆中與楊綰同掌樞務帝尤信重綰弘  
多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道不同時故  
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家其食實可食十數人  
袞特請罷之爾後便為故事又將固讓堂厨同列以  
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  
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喬琳德宗建中初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初琳為懷州  
刺史素與張涉友善帝在春宮涉嘗為侍讀及嗣位  
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畧堪備大用琳  
本麤材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

時已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崔造貞元初為平章事時機權變非其所長登革度  
支弊事却為繁擾數月罷相事並不行

崔損貞元中為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  
退翁薨中書侍郎盧邁風疾戶部尚書裴延齡素善  
損乃薦之乃以本官平章事初二相有故旬日闕相  
中外顛望損素無聲實及拜命遠近失望

齊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雖讀書無遠致大略凡為  
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

劉滋為散騎嘗侍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

退廉謹畏慎而已

不稱

程昇憲宗元和十三年爲工部侍郎平章事與皇甫  
鎔同入相二人俱以俗吏進昇自知叨據群情不愜  
頗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鎔則傲然自得  
故物論多昇

賈耽居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危安大計啓沃於人  
主但檢身勵行以律人

崔植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  
無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事機  
務擁滯繇植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

工部尚書罷相

鄭絳昭宗時爲右散騎嘗侍性滑稽爲詩多侮刺故  
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帝見其語  
激訐謂有蘊蓄就嘗朝班薄側注云可工部侍郎平  
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絳笑曰諸君太誤俾天  
下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  
恩來日制下絳抗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  
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  
知也累表遜讓不獲旣入視事儼然守道無復諛諧  
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

州府元龜 不稱 卷之三十三

少保致仕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為河東觀察判官帝即位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登顯貫舉止不當  
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  
豆盧革同光初自定州判官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及登廊廟初無才業事多錯亂平梁之後引薦韋說  
異諸事體與已同功說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  
革

崔恊明宗天成初為平章事初孔循任事恊因其門  
人求為輔相成命將出宰相任圜言於執政曰圜比  
無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待罪廊廟四  
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恊雖為名族本不讀書較  
其識見恐不及圜孔循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不朝  
者數日帝俾安重誨諭之方入翼日降制拜平章事  
恊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前不同於已者思  
騁其欲鋒鋒露見多為近侍所阻  
馬胤孫末帝清泰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胤孫純儒  
事多凝滯遽被疇庸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左馮  
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  
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

又云合受冊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吾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劉昫爲僕射性剛群情嫉之乃共贊右嘗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嘗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識性輕脫不能守師長體故昭序輕言胤孫以群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屬國忌將就列未定齋孫卽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宮

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孔十二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僕射師長中丞大夫就班備敬嘗侍班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高南宮工部侍郎如卬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旬日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胤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胤孫素未詳悉無能專決署名而已其故人干進者不如意共嘲之曰馮公爲輔三不開爲門口郎也

盧文紀清泰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

冊元卷 不稱 卷之三十五

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環所糾者銓選擬論之微類時有太嘗丞史在德論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文紀以為非已怒甚召諫議大夫盧損為覆狀辭旨蕪漫為衆所喧

漢楊邠與蘇逢吉蘇禹珪同在相位邠碎奪二蘇之權自是中書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與門胥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錮亦繇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周景範世宗顯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剴繁理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帝知之因其所疾乃罷司

計

計 依違 強很 識聞 天鈐等所寄台輔之尊兼德為機弼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任焉實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終疾見問無

冊府元龜 卷之三百三十五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四極文翔鳳訂正

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百三十六

識闇

依違

強狠

識闇

夫銓宰所寄台輔之尊兼摠萬機弼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在焉寅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絳侯見問無聞骨鯁之談平津秉成終負依阿之累以黃霸之治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百三十六



行而削牘之奏頗乖以王導之元勳而授鉞之謀或  
爽此數君者尚或失之況於中庸之才而荷阿衡之  
重乎是知注意之舉簡心寔難苟授受之或愆將謨  
謀而曷補豈惟巖廊論道虧宰正之風固將寓縣罹  
憂失具瞻之望矣

漢劉屈氂武帝末為丞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

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

失印是時帝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棄疾置以聞

置謂所帝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帝

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

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楊敞昭帝末為丞相昌邑王微即位淫亂大將軍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

而已唯唯恭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

人遽從東箱遽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

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先事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誅矣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

黃霸宣帝五鳳中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

丞相府

鵠音芬字本作鵠此通用耳鵠雀大而青出羌中

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相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

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

者為一輩先上殿

丞相所坐屋也屋之高通呼為殿

舉而不知其人

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

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鵠雀飛

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鵠

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圖謀也

曰臣聞上

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凡言條者一而舉之

皇天報下神雀

從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

畧徵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

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

白與俱受戮矣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帝聞黯與

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

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

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

舍廢也

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不雜

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雜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

竝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懈

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

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

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

軼過也音逸

漢家

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飭讀為勅以下類此

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使務得其人羣事皆以義

法令簡式

簡局也

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舉

者必先受戮

奸求也音干

用以正明好惡天子加納敝言

名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設嘗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

此望之不

知權道

後漢崔烈靈帝時為大司徒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烈以為宜棄涼州設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

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問燮燮對曰昔

月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而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

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

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

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

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在之

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

王允獻帝初爲司徒是時太師董卓旣爲呂布所殺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較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

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部下不甚附之董卓將較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直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俱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

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

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

及李傕之叛乃名文才整修使來允諭之不假借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之於是二人往實

名兵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允以為一歲不可

再赦不許之後傕等入城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

允窮蹙乃下廷尉後數日見殺

晉楊駿惠帝時為太傅皇后賈氏矯詔將誅駿駿時

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園內有變名眾官議之太傅

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攔豎為

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

晉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

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性懦

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

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官

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

駿死焉

王導為司徒時徐龕反叛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是

龕州里官族心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

太尉鄒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

以征討都督果敗績

庾亮成帝初爲護軍輔政是時冠軍將軍歷陽內史蘇峻潛有異志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計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嘗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數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

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宋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受孝武遺勅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較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吏部蔡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怯撓阿順法興嘗慮失旨開興宗言輒戰懼無計

南齊王敬則明帝卽位初爲太司馬增邑千戶寧使拜授日兩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兩乃列羽儀朝服道引出聽事拜授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於事竟

後魏劉潔太武時爲尚書令勅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水解之後不得北道太武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

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曲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王僕射安原屯悅牧城北輔備之旣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

隋裴蘊煬帝大業末爲御史大夫叅掌機務事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角遣范富婁等入自息西苑取梁公肅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授帝謀議已

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折其計須臾難作  
蘊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息尚輦直長  
亦同日死

唐蕭瑀太宗時特進參預朝政瑀常稱房玄齡已下  
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忠心奉上累獨  
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  
及耳帝謂瑀曰為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  
不亦甚乎何至此瑀又以為帝偏信臣下所言不誠  
帝數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  
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數謂瑀  
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帝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  
而未發也

楊師道為侍中多所引薦而乏於知人所引者無君  
子小人之別  
敬暉中宗神龍初為侍中與桓彥範等誅張易之兄  
弟也雒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  
請因兵勢誅三思之屬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柬之  
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  
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為天下  
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等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



思矣暉每推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東之歎曰主上疇  
昔爲英主時素稱勇烈吾畱諸武莫自誅鋤耳今事  
勢已去知復何道

楊國忠玄宗天寶末爲右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  
兵向關以國忠爲名及哥舒翰守潼關時將皆以兩  
關去京師三百里便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  
兵未決慮其能於已不利欲其速戰自中以促之翰  
遂出關與賊戰於桃林王師敗績翰受擒國忠於朝  
堂命朝官報潼關之敗訪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  
書張均御史大夫張倚已下百餘人唯唯無敢言者

唯監察御史高適請卽召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  
官各率家僮子弟出軍防遏國忠曰兵已入關事不  
及矣但垂泣良久乃言曰人上書言祿山反狀已十  
年帝不信今日之事非宰臣之過

嘗袞代宗大曆末爲平章事旣懲艾元載爲政持公  
道便盡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  
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勢與匹夫等尤  
排擯文詞登科第雖窒賣官之路政事亦大致擁滯  
楊琰德宗建中初平章事遽計議城平涼涇原節度  
使段秀實以爲方春未可請俟農隙琰大怒召秀實

為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因此劉文喜涇州作亂  
朝廷震恐

關播建中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乏於知人之鑒好  
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  
悉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  
藝播累奏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德宗以  
為然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以  
汝州要鎮令選刺史播薦元平為汝州刺史元平至  
州旬日為希烈擒之而去州亦陷賊中外唾哂之繇  
是公達等不克任用  
自建中已後方隅之起兵者皆  
天下劇賊而楊瑛以路恕為懷

刺史使擇諸田闕以李元平為  
汝州別駕圖李希烈談者以為笑

鄭餘慶憲宗元和初為尚書左丞平章事屬夏州將  
楊惠琳叛帝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  
議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博雅而未達時事  
崔植杜元穎為相時幽州節度使劉聰將歸朝慮其  
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朱克融亦在  
籍中植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  
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眾推克融統  
軍務焉

蕭俛穆宗卽位初爲平章事是時帝乘章武恢復之餘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宰相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靖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帝休兵偃武又以兵不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旣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落籍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而不克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盧攜僖宗乾符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聞黃巢起曹

濮南犯荆襄致書與越州觀察使崔璆求天平軍節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將軍攜駁其議請授府率如其不授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內都護廣州節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爲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乃北渡淮西抵雒陽畱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於上東門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畱將喬鈴守之河口節度使李侃表于賊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軍拒之賊以

王鐸失守乃自潼關谷路入遂陷京師時前夏州節度使諸葛爽亦統禁軍聞賊盛退保櫟陽及黃巢至乃降初田令孜之起神策軍也衆號七萬皆長安豪民以貨賂求隸六軍不能負矛戟甲鎧之重乃祈於官執事者厚以直傭兩市之負販者以備其行其實不過三萬人但飾其旌旄鉦鼓而已及守潼關賊已他道而入一時狼狽廻至輦下時百官馬走攜在中書省止之曰此必博野軍私自還也博野軍有七千人則六軍之數時以後發故謂其自還攜至是懼罪馳歸抑藥而死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中爲侍中兼樞密使議者以崇韜功力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悞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逾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旣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迎門士人諂奉漸學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謀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勲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

邸之舊然家無門閤深知公才伎不敢輒進者慮名流唾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同光三年冬雒下饋運不充軍士乏食日致怨咨帝深憂問所司濟贍之術革與宰相韋說依阿徇時竟無奇說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取之以給軍士水旱作沴天之嘗道不足聖憂

崔協明宗時爲平章事天成三年九月協嘗侍坐言於帝曰臣聞食醫心鏡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安重誨明宗長興中爲樞密使兼侍中有工部尚書李麟日生妄動切欲爲宰相人望非允麟乃引僞吳覘人見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卽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卽以爲實然因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值數千緡經歲無所聞竟成虛語

盧文紀末帝清泰初爲平章事是時帝與閔帝兄弟尋戈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倫之微類三年夏移易太元帥晉祖引虜

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間道告急八月帝親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言語將爲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事文紀曰虜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臣有三處救兵可以一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

睿旁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

馬裔孫清泰末爲平章事三年末帝親征太原行在懷州裔孫自維都來朝獻時大寨被圍息耗斷絕趙德均父子已懷異志惟范延光盡心而援孤兵寡駐驛懷州君臣智窮慮索遽聞裔孫至以救焚之謀特來朝謁數日之間寂無所說羣臣往謁因言時事龍敏言國之治亂由君之聽斷因引管夷吾辭害霸之說云旣與君子謀之又與小人圖之害霸也焉以譏時乃曰君子小人則殊而愛君盡心一也卽如今強胡內侮扈從之人誰不願破賊夷兇致君於千枝萬

葉諸官晒之

漢楊邠隱帝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椽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途不識大體嘗言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彊盛至於文章禮樂竝是虛事何足介意也邠既專國政觸途苛細條理前資官不得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竝須給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每懲二蘇之失逢吉 禹珪難於除拜事多壅滯士人怨咨邠比與二相不協又深嫉儒士凡

所有平章動多矛盾周行之內自漢受命以至滅不沽一命者十有六七焉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如是亦繇逢吉與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王章為平章事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嘗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

依違

夫彌綸道廣寅亮功高乃膺注意之求允協致君之業是為良弼以贊永圖若乃畏懼取名唯諾自守昧

獻贊而忘大政固恩寵以持兩端唯署字以因循必鄙諺而致誚焉用彼相不其然乎知無不為蓋異於是

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武帝時丞相田蚡抵言魏其侯竇嬰灌夫事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子死事

夫父孟吳楚反時為校尉嘗陷監遂死吳軍中

身荷戟馳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言

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榦麗大於股不折必披承

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

孔光為大司徒王莽以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

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

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說讀莽

皆傳致其罪

傳讀曰附附益爾引致之令入罪

為奏請令邯持於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

後漢胡廣為司徒與太尉李膺司空趙戒議欲立清

河王蒜時大將軍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

意立蠡吾侯至廣戒等懾懾不從與爭而固與杜喬

堅守本議



晉荀顛爲侍中太尉卒無鷹直之操唯行義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宋劉劭爲右僕射中領軍與齊太祖同受遺詔掌機事初劭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布流物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劭竟不納

南齊褚淵初仕宋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時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隋虞世基爲僕射知煬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

唐李勣爲太尉高祖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韓瑗來濟諫皆不納勣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意乃定

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正庶人之廢

也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  
蘇味道則天延載長壽中再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  
位數載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  
故時人號爲模稜于今以爲口實

源乾曜玄宗開元中爲侍中任政事十年時張嘉貞  
張悅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事皆推讓  
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  
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蒙擢用又皎得罪  
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

裴耀卿爲左丞相開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撫獻長春  
酒方玄宗分賜年衰朝官兼與方法耀卿與文武百  
官上表賀曰伏承逸人姜撫獻同度山長生藥秘精  
英而日久候聖明而乃彰伏惟陛下大聖撫運浚仁  
濟俗和氣時若淳風穆然上帝式臧用分景福逸人  
斯至乃表長生藥薦長春酒和甘露天極覽御神策  
逾增益光明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臣子大慶開闢  
所無朝野多歡蹈舞相繼況自中外賜藥兼方遠使  
人寰同昇壽域慶流渥澤馳景迴光凡在生靈不勝  
悅慶臣等望進禮食以稱壽觴歡實祚之無疆樂微

生之有遇許之時士庶競服長春酒多有暴卒者帝懼而止

陳希烈爲左相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

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平章事係楊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無所是非署名而已

劉蕤爲左散騎嘗侍平章事德宗貞元中尚書右丞元琇爲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蕤及齊映

曰元右丞忽有聚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畏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用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

董晉貞元五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竇參同知政事而皆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

賈耽在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天下安危大事爭於君前頗爲知識之士所短

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自淮南詔徵夫一年憲宗又引用李絳時帝求治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爭論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竟以因循而罷

王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初鄭注自謂有經濟之才文宗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因請榷茶涯知不可而不敢違

孔緯爲平章事時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

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官舉故

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朝服助祭

後唐韋說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官嘗不造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豆盧革爲平章事莊宗同光三年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勅崇文館比於弘文館竝置今請改稱頗叶舊典從之樞密使郭崇韜亡父

名弘革希崇韜旨奏而改之故云有弘文崇文並置之言也

鄭珽為平章事明宗延宰臣於玄德殿珽從容言曰近奉御札罷幸鄴都人情甚安咸仰聖德其始議也珽亦贊之及罷行期珽又贊之大臣獻替若斯豈能責小臣之竊位邪

強很

宰輔所以佐人君治天下調陰陽順元化者也必在乎中庸其德平恕其心體貌溫恭辭氣寬裕所以能通萬物之理副四海之瞻或其剛毅近仁木強率性忠言犯上直道異眾善則善矣恐非純和之德焉矧許以為直犯而必較以威勢而自處謂恭順而無益人所惡也禍必隨之

漢周昌木強人也為御史大夫自蕭曹輩皆卑下之

昌嘗燕入奏事以帝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

逐得騎昌項帝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

申屠嘉為丞相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緝退

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

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

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歸管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

垣故宥官居其中宥謂散輩也且又我使為之錯無

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田蚡為丞相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

尊位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也音汝教反繇此

滋驕滋益也

後漢韓歆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

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

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

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

復遣使名宣責之司隸較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

子嬰竟自殺

晉楊駿為太傅輔政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以緝

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

眾為政嚴碎懷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孫楚素

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

王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

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國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

庾亮為中書令輔政專用威刑知蘇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止之皆不納峻果反

後魏穆壽太武時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為人莫及已

古弼為尚書令參政事欲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

武前摔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高輦為尚書令每事任已宣武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嬰怏怏形乎辭色

隋蘇威為宰相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要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匡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

楊素為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

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  
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  
矣

唐蕭瑀爲太常卿兼領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  
瑀多詞辨每有評議房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非  
所言殊不用瑀彌怏怏李義甫遷右相入則諂言自  
附出則詳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高宗顯  
知其罪失從容戒議府云聞卿兒子女壻皆不謹慎  
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卽公言卿可誠勗無令  
如此義府勃然變色顯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

帝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宛然然  
不引咎緩步而去帝亦從容之後長流雋州

宗楚客中宗時爲相御史崔琬劾楚客紀處訥宗晉  
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竝請  
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劾者卽俯  
僂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翻更咤顛作色而進自言  
執性忠鯁被琬誣奏帝性旣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  
之

劉幽求玄宗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



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寔爲中書令幽求甚不平形於言色

韓滉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然以前輩早達稍侮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又元琇以纖芥微嫌陷之重典衆不能一

常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初下鄆州梁將王彥章陷德勝寨羣情惴惴內外囂然

帝於楊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胸絀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嘗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遞乘於程者程帖府縣令給付之府吏訴其不追程怒鞭其背議者以浮薄之中凶狂爲最時光祿卿任圜兼興唐少尹帝妹婿也馮其寵戚因詣程訴之程衣鶴氅華陽巾馮几決事盛怒見圜慢謂曰公是

何蟲豸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保惜胥吏園不言而退夜急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人凌辱於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恐事將不測盧質橫身解之乃貶官右庶子

豆盧革同光中平章事莊宗幸維車駕次汜水翰林學士劉昫趙鳳于嶠等議高祖太宗廟在雒北請帝親行拜薦庶天下知敬祖奉先之道革恥於失舉遂非不行識者譏之次偃師又議昭宗園陵不遠道周既除大慈車駕宜請告謁追思恹憤號慟寢園然後還宮始為得禮革與郭崇韜不達變禮又拒而不行

孔循為東都留守帶平章事以孟夏等獻宜令攝太

尉行事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合當祠祭重事

議者曰郊天祀

地太尉之職無其人則宰相攝之循位同三事留守東平代掌武以供祀事而訴以戎機不自知貴強戾之甚也

漢楊邠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三司使王章於御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詞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國典頒百寮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人模元諸以謙抑自居以推讓為本增廟廟之重

何蟲豸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任備胥吏  
 不言而退夜急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宗  
 貞廉寢驚之汝賤貴九卿促令自盡宗翰亦恐事  
 望不可禁舉官職等或式本聞者辭罷未幾其  
 王章欲濟前備事對帝曰事許之許以幹育時派日  
 萬計亦為式對諫兼門不許平章事嘗與三  
 其  
 東平外學流以其事而補以汝幾不自以貴  
 大極之類無其人限宰休謂之許或同三事留守  
 操行事辭辭對林官汝幾不合當師祭重事  
 此許為東藩留守帶平章事以汝幾為汝幾今  
 其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泰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不協以垂徇私

樞黨

不協

上者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登翼王室協和萬  
 國典領百寮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  
 人模允諧以謙抑自居以推讓為本增廟廊之重表

堂陞之高使和輯之風行於天下者也若乃固專朝政闢視王庭發言以相侵議事而不合或趨向之各異或先後以自矜爭論曲直交斥隱匿形於辭色遂為忿競構成禍亂或至誅戮忠臣之節豈當若是者乎書于方冊可以垂戒

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輿右助也王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較以說焉

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

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家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士躬坐獄訟故使宰輿屬夫對其曲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算門圭竇之人而皆

上其難為上矣算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象

瑕禽曰管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姓用備具王賴之

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王為王備犧牲共

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其職駢旄赤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鷄曰世世無

失職若算門圭竇豈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之貪

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旅不勝其窮師

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官之師旅不勝其窮師

之長皆吾能無算門圭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

受賂之圖圖猶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

之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

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尊故推

之於使王叔氏與伯與合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代王叔

漢上官桀為左將軍霍光為大將軍皆受遺詔輔少

主桀自先帝時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上官安女光廼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丞相丙吉年老宣帝重焉望之

又奏言萬姓咸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在

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晉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

丞相繇是不說又丞相司直繇延壽奏故事丞

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

會庭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不合意望之曰侯年能寧

父我邪謂寧能與吾父同年邪坐是左遷太子太傅

晉閻鼎為太子詹事愍帝即位以鼎總攝百揆京兆

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

後魏長樂王壽樂自文成即位有援立功拜太宰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  
疾爭權竝伏法

北齊唐邕爲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車駕幸晉  
陽勅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  
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嘗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  
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

唐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爲相月餘與中書  
侍郎薛稷不協于中書忿競日用由是停知政事

張嘉貞爲中書令張說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初嘉貞  
爲兵部員外時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嘉貞  
既無所推讓說頗不平由是不協

蕭嵩爲中書令裴光庭爲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  
及光庭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  
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審之光庭卒後嵩  
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奏出爲外職韓休  
爲右丞相蕭嵩與裴光庭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光庭  
卒玄宗遣嵩擇相嵩以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直與嵩  
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  
玄宗眷嵩厚乃授嵩尚書右丞相休工部尚書  
李元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杜暹同在中書多所

異同情遂不協至有相執奏者  
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隴右  
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  
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  
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乃罷知政事李吉  
甫再爲平章事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  
時之負公望者慮爲吉甫所忌多迎畏之憲宗知其  
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叶而絳性剛許於  
帝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甚不悅者亦  
無所傷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  
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  
位可久答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  
絕自是終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嘗侍罷知政事  
鄭覃爲右僕射平章事其年李固言復爲宰相固言  
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曰周  
殷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  
閔之門赤墀卜秉筆爲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  
李讓夷臣不敢有纖介異論乃止揚嗣復自西川入  
相與覃尤相予楯加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是非

蜂起開成三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謂羣臣曰李宗閔  
在外已數年公欲別與一官羣臣曰陛下以其地遠請  
量移二三百里即得不可再用姦邪如重用宗閔臣  
即請退陳夷行曰宗閔頃得罪以黨比責之宜死管  
寶歷八關十六子李績張又新蘇景喬等朋比傾覆  
朝臣貨賄交通李珣曰若以數子之事罪在李逢吉  
如李績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在外衣冠多  
生議論非為李績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咸理  
今陛下何惜十數人耳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  
循私情帝曰但與一郡國羣臣曰與涇州司馬可也嗣

復曰此為罔上非為量移夷行曰宗閔養得鄭注幾  
傾覆朝廷嗣復曰此者陛下欲與鄭注好官宗閔不  
肯陛下亦當記憶其事鄭羣曰嗣復黨比宗閔姦邪  
直如李林甫嗣復曰豈可便以李林甫比宗閔比玄  
宗暮年委任林甫誅破忠良十餘家宗閔未有此事  
況太和末宗閔與李德裕同時得罪德裕自開成初  
量移至二年夏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只  
如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成以韓益前年犯賊不  
可知鄭羣云幸且勿論孰為黨比李珣曰捨小過掩  
微瑕但量與一官亦無妨帝曰三度左遷與一郡無



妨卿等悉出帝名左右史周殷復魏謨向前適來宰  
 臣如此爭論去就得否對曰臣等以為不可然鄭覃  
 等各竭盡忠誠不覺如此亦非敢觸犯龍鱗帝曰鄭  
 覃僻直嗣復疎雋卿可商量宰臣所奏同為一狀將  
 來下酉以衡州司馬外置同置員李宗閔為杭州刺  
 史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  
 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文宗前議政語侵嗣復遂  
 至往復珣不能堪上表稱疾辭位詔不許  
 盧攜為平章事與鄭畋同在中書黃巢之起攜以浙

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  
 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巢奏請廣南朝議有  
 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度廖之攜  
 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  
 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餓寇不足平  
 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  
 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  
 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  
 能支不如釋咎苞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  
 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眾一離巢則几上肉耳是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僖宗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出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榮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帝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

後唐任圜爲平章事時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宰臣鄭珏素與琪不協循亦惡琪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浚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闕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

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蛄蛭之轉也

李琪事梁爲平章事與蕭頊同在中書頊性畏慎深密琪個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專倚撫其咎

李愚爲平章事與劉昫俱在中書時馮道已出鎮同州而昫與道爲婚家而愚性太峻或因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協愚必曰此事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詰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

晉桑維翰爲平章事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使達意於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導之少帝繇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事言於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尹

徇私

粵若寅亮天工協和民紀仰成大化直歲惟清斯宰

相之職也若乃居具瞻之任爽中立之誠始務營私  
詎聞盡節公忠靡若怨欲是行或昔有違言或暫失  
微旨既舉奪以私意遂好惡之有乖或異己以見傷  
或改法以更事徇故人之末節忘有國之至公加以  
租入是貪兒女嬰慮小猶據於政治大或蔽於聰明  
而冀庶事成康邪慝不作雖曰愚者未之信也歷代  
之下咸可明懲苟異中道則有斯蔽矣

漢田蚡武帝時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

鄒鄒居河北

鄒清河之縣也

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入

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時未易以人力疆塞  
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  
不復塞也

霍光昭帝時為大將軍輔政以光外孫上官氏為皇

后光欲后擅寵有子時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

言宜禁內雖官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

窮袴有前  
後不得交

通也使令所使之人也後宮莫有進者其後宣帝既

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

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

乳醫視產  
乳之疾者

因勸光

內成君代立為后始許后暴終吏捕諸醫劾衍侍疾  
亡狀不道獄吏薄問急顯恐事敗即以實語光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猶與不決也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署者類其奏後光薨後語稍泄事具外戚悖逆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詆毀也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

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

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

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

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

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瑯琊

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

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刺始也

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

先是逢信已從高帝郡守歷京兆太僕為卿俱在選

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帝使

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六臣獄重故以俟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

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

為郎中與從事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

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

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

湯徒燉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

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解說猶曰分疏于夏既過方

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揣謂探求之居無何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

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

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賄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

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

行辟亡功劫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讀曰歟咸信之

謂也過惡暴見不宐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秦可後

二歲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等册拜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

冒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

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

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帝以太

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

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

謂託於詔文誠不可更有他計言不宐遣長就國後長陰事遂發

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

不道請下獄帝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  
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  
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死黨盡死於朋  
黨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援引也已止也皆內有不仁之信而  
外有雋材過絕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繼介愛利之風愛利  
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

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  
懷姦邪國之所患而溪相與交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沒盡昔季孫行父有言  
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  
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鷂似鸚而小今謂之上鷂翅翼雖傷  
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之犯之衆敵並怨善  
惡相冒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闓  
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知廢  
錮復徙故郡以憂死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後漢許馥為太尉靈帝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馥與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賄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魏曹爽齊王時以大將軍輔政揚州刺史王陵奏廬江太守文欽貪殘不宐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以何晏等為腹心因共分割維陽野王興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劫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

深文致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晉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論賞誅揚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魏舒為司徒左長史傳威在位多所執政豫州大中



正夏侯俊上言魯園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上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用咸據正甚若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嘗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北齊孫勝世居北邊因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亦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許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願免千人異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後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廼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趙彥深爲司徒諷朝廷以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班子君信竝相繼居守書故

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堅身材最劣

司馬子如執政尉瑾娶其外孫皮氏女繇此擢瑾中書舍人隋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

唐許圜師爲左相龍朔中圜師子靜福府果毅文思奉輦直自然因田獵踐百姓苗稼地主忿怒更相擒捉自然遂以驍箭射之圜師杖自然一百竟不聞奏地主又詣司憲告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推究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改姓名上封告之詔特免官

李義甫爲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籍其權勢拜仗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甫出爲普州刺史遂卽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搆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詣練門閣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甫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丞呂才

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繇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爲勲格義甫仍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論替猶相矜尚自爲婚姻義甫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十家不得相與爲婚劉幽求爲侍中幽求妻李氏本幽州故將軍李謹行嫁賤妾也幽求往爲館客通而妻焉謹行孫璉見幽求達用事遂以爲親璉任燕州刺史與幽州都督薛訥有隙幽求遂進孫佺爲幽州都督幽州鎮守經畧使節度請軍以代之佺無將材欲令遠討衆知其必敗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駕幸東都有雒陽王均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賍事發玄宗特令朝堂決殺嘉貞從所繇連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等皆貶之

姚崇爲紫微令縱其子光祿少卿彝等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繇是爲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如崇所親信受蕃人珍異遺事發帝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帝繇是不悅其冬肅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頓

面請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受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

蘇通爲相開元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以爲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太廟之際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所致詔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與馮宗蘇獻等議以爲平子在瞽危言玄宗令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平子曰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通以博士蘇獻是從祖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已遂貶平子爲康州都成縣尉議者以平子議爲是

張說爲中書令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中書舍人張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今公審疇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制出外內甚咎於說果爲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重宋遙引爲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嚴挺之等同考吏部等事遙與挺之好

尚不同遙言於元絃元絃詰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絃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卽宋遙也因出爲登州刺史李林甫爲右相兵部侍郎李彭年與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涪州大其門典銓官七年竟以賊貶

呂甄上元初爲相引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妻兄震爲侍御史員外郎

王與代宗朝爲相時韓滉出爲通州刺史彭王府諮議鄧景山爲淮南節度表滉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

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與拜官之詞不加虛美與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與免相羣議稱其屈故名拜焉楊琰德宗初爲相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洺有微恩於炎炎舉洺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之舊事

盧杞德宗初爲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淮南觀察陳少游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簡轆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時宰相關播嘗爲少游賓僚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

府故驟加其官秩初播爲給事中杞以播柔緩與其易制驟薦之尋改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杞播但歛衽取容而已

李泌德宗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王緯爲給事中數月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初緯與泌竝爲露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泌緯解救獲免及是遂擢用焉

竇參董晉貞元中俱在相府參驕盈多犯帝漸惡之參風晉奏給事中竇中爲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官

李吉甫憲宗初爲相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於宣正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竝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吉甫之舅新除河南少尹裴復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又裴增初罷相以太子賓客卒時吉甫復入相以宿嫌怒增不加贈官給事中劉伯芻疏論贈增太子少傅伯

芻妻其從姨也或言吉甫以此奏論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

元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初爲侍中苗晉卿引用深德之見晉卿子壻張延賞厚遇之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會河南尹缺特奏爲河南尹時河維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郡甚理大曆年御史大夫缺上封人李少良潛以載陰事聞載知之乃奏少良征矣詔下御史臺訊鞠載遂以延賞爲大夫實有所屬也

崔羣爲相元和十四年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

坐賊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氏哀於宰相羣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羣對曰陛下卽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上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議者以長孺坐賊鉅萬空處死以懲惡今以其母而貸其生是爲人子者皆可以爲大惡因母老而不死矣帝惻然捨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段文昌穆宗初爲相文昌好古書盡於所嗜求取不擇其人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三人皆以文學知名於貞元中四方之士樂慕之憑亦好古故鍾王屢鄭

之蹟在書斷畫品者頗積其家憑孽子渾之狂險干進盡有獻於文昌又翰林學士李紳好惡頗乖有進士周漢賓者倚以求事長慶元年春禮部侍郎錢徽入貢院日文昌及紳懇言二人繼以私書中書舍人李宗閔與翰林學士元稹早以才雋相友稹頃自拾遺御史坐直貶出久之懲爲省郎乃大改前志以徵富貴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會宗閔子壻蘇朝與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遂構成其事時文昌已除西州節度使面辭日首其事指撻榜內鄭郎等十四人謂之子弟不當在

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翰林學士稹紳等奏與文昌同遂內出題目重試之郎等惶駭就試不能成其文遂考落郎等十人而貶錢徽爲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爲開州臨江縣令

元稹爲工部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以新授楚州刺史李景儉爲少府少監分司東都初景儉兩爲諫議大夫以險躁縱酬再黜遠地素與稹暱狎及稹作相景儉未達貶所據遷大郡議者紛起方以散位處之賈餗文宗朝爲相太和九年七月貶侍御史李甘爲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爲潘州司戶蘇特非與



李甘爲比者賈餗爲他事虐用朝典耳  
鄭珪爲相崔貽孫自貶所遇赦還京珪以嬰戚之分  
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旄罔知復除禮部尙書  
致仕

梁末帝乾化初于兢爲司空平章事四月罷爲工部  
侍郎尋貶策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較還往故也  
後唐韋說與豆盧革作相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  
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爲弘  
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  
同市井識者醜之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

中書亦嘗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  
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八郡兩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  
功洎明宗纘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  
革說方在中書亦豫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  
豆盧革莊宗時爲相以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弘乃奏  
改弘文館爲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正月勅三館  
重事歷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舊制因近臣之避忌  
易大國之規模今屬維新理宜仍舊其崇文館宜却  
改爲弘文館

崔協爲相天成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盧文紀奏今月

一日廊下就食權知左丞崔居儉使大吏怪食無次第文紀以賜食出於御廚又非室中指縱爲居儉曠越近條故舉之奉勅臺司舉奏務肅班行若鞠端繇且開飲饌縱令引證亦是小瑕竝放時協在中書與居儉有私憾及有是舉人亦非之  
馮道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免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管侍

趙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元年八月壬寅明宗御中興殿對鳳奏曰一日已來臣等竊知有姦人熒惑陛下誣陷大臣未知信否上曰聞事卿勿復言朕已處置訖鳳堅奏曰所聞之事不小陛下不得以爲閑自數日已來衆口籍籍言安重誨幾傾家族因指殿以諭之曰此殿宏壯所以不騫不撓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如狂人折一柱壞一棟則殿危矣重誨歷艱險經危難事陛下致君爲中興主人欲誣構陷之是壞陛下棟梁柱石也上因改容報曰予雖不信然生此讒隙者此兇徒也遽命族誅勅曰捧聖都軍

使李德行十將張儉等撫求虛事誣告重臣奏陳而頗駭聽聞詰驗而乃明讒謗間予心腹傾我棟梁爲巨蠹以異嘗罪一身而未塞宐誅家族懲彼姦兇仰全家處斬其年九月甲戌樞密使安重誨進第三表乞解機務初進第一表上謂曰朕與兄無間兇輩厚誣尋以誅戮卿此後更無在懷翌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挂宸襟以安中外上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

膏於斧鑕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且乞與臣一鎮暫解機衡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以來重誨參掌機務況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誰可爲代上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大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逮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惟馮道揚言曰諸人苟諾安令紓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

爭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繇是兼命延光爲樞密重誨如故

樹黨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私臣不忠往哲之明戒況夫秉鈞巖廊之上高議槐鼎之私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摠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啟沃爲憂以裁成爲任豈有庸回蒐慝毀信廢忠芻附寵臣樹任私黨或交通於近職或締結於貴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閱實典刑以謝

天下焉

後漢袁逢爲司空後卒於執金吾弟隗少歷顯官先隗爲三公時中嘗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父族同

劉熹爲太尉與太傅馮石以阿黨貴免  
魏曹爽爲大將軍時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利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擯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心腹爽以司馬曹真年德竝高嘗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颺謐等進用咸

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  
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較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  
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又云爽執政秉權將樹其黨  
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以

侍中何晏代統

吳濮陽興為丞相與景帝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  
裏邦內失望

南齊王儉高帝時為左僕射儀曹郎孔暹常謀議幃  
幕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帝曰臣有孔暹  
猶陛下之有臣也時人呼孔暹何憲王儉為三公  
後魏崔浩太武時為司徒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闕

湛為浩信任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  
賈雖著述六經竝名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  
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竝求勅浩注  
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  
于忠孝明時為侍中秉朝政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  
牛備身楊係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  
金帛寶貨賂初瓌係元等初瓌係元談之遂被賞愛  
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繇皆世哲計也

忠既

尊靈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  
令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正

元又為領軍將軍執政擅權樹結親黨車騎將軍侯

剛張子又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  
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及又之解領軍  
也靈太后以又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嘗侍冀州刺史

北齊祖斑爲侍中時武明皇后姊子段孝言爲吏部  
尚書班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除侍中入內  
省典機密

後周晉公護爲大冢宰以中大夫吐羅協竭忠於已  
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  
大將軍晉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旣成以功賜

隋蘇威邑縣公

隋蘇威爲侍中其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  
士大夫多歸之時義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  
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  
昨慕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  
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工部侍郎李同和等爲  
朋黨省中呼王弘爲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  
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蕭徹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

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盧慶則等推案之事  
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勿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  
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  
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頃者  
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祁公

高頴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與內史令李  
德林于翼同修律令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  
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  
頴同威之議奏稱德林狃戾將所固執由是高祖竟  
依威議

唐宗楚客中宗時爲中書令雖跡附韋氏而與侍中  
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號爲宗紀

宇文融玄宗時爲黃門侍郎平章事時禮部尚書信  
安王禕爲朔方節度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名將  
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  
裴光庭兼御史大夫又彈融處遊朋黨及男受賊賍  
貽州平樂尉

呂諲肅宗時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官馬上  
言以宣傳詔命諲親暱之有緡錢買官者諲爲奏藍  
田尉帝使御史敬翔劾之得其實上言決殺之以其

肉賜從官食之遂罷諍相爲太子賓客

元載代宗時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載自爲相已後嘗選擢朝官之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領吏部侍郎劉單單禮部侍郎薛邕邕卒又引楊炎故當時親重之者無與炎比載敗炎坐貶道州司馬

竇參德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中戶部侍郎竇覲無他能爲吏粗有幹用初以韓滉子壻爲節將辟奏及參秉政多樹私黨以從父之故極口薦論擢戶部數月又除淮南節度旣非德舉不爲羣情所伏

又有竇申者參之同族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語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帝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衆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聞之不悅參爲相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節度使皆畏慎之

李泌爲平章事有房式者宰相瑄之姪舉進士泌爲陝州觀察使時辟爲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杜佑德宗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濠州刺史杜兼性浮險豪侈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受河南尹知府事尋正拜尹皆佑在相位所惜護也

李訓文宗時爲平章事太和元年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孝本爲權知御史中丞自李固言繇御史大夫作相舒元興以知雜事爲中丞及元興入相復以孝本爲中丞皆訓之所擢用

後唐豆盧革莊宗同光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革引薦韋說爲相與諸事體與已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孔循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天成初宰相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相與議宰相時經始之初言事者衆咸以循少侍宮禁諳故實知朝廷人士之才行樞密使安重誨多聽之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援引鄭珽入中書至是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珽與其朱梁時同在翰林爲學士二人不相善居嘗切齒循旣以珽爲門人亦排斥李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儀但得身端有器度足以輔弼矣朝論所與莫若崔協重誨以爲然後重誨內

殿奏中書闕人欲擇丞相帝曰誰可相者乃以崔協對任圜曰重誨未諳朝中人物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天下皆知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臣以陛下藩邸之年卽廻天睠無才幸進此不知書一旦驟塵輔弼終朝若負芒刺以臣一人取笑足矣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審詳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多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卽馮道人也嘗爲莊宗霸府書記帝素欵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朝退

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廊舍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者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政闕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公言何狹哉今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蛄蜺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月餘下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物論醜之范延光明宗時爲樞密使長興中新授許州節度使孟鵠謝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

得至方鎮大奇事延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爲三司  
句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三  
年帝曰鵠實幹事人以至此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  
光俱魏人鵠在相州延光自鎮州歸朝鵠厚相結託  
暨延光掌樞密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帝心知其圖  
要有諷勸故延光委曲陳述帝所以云爭不勉旃  
漢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初與李濤論舊相得  
甚歡濤之入相逢吉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  
爲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  
風旨也

